

食月餅不忘搏狀元

從小小中秋節俗看臺灣文人們的大大心願

文 | 林韻潔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圖 | 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灣的飲食文化多元而雜燴，一個月餅可以各自表述，也可以從典籍脈絡、在地踏查尋繹出「臺式月餅」的前世今生，令人每天可享用月餅，盼本篇也能承奉紙上雅趣。

2019年9月14日，己亥年中秋節甫過不久，一名網友在臺灣最大的網路論壇上發表了一篇梳理臺灣各類月餅源流以及為「臺式月餅」斷定身世的文章，其言豐原某名店所製的小月餅及蛋黃酥是臺式月餅的濫觴，因其改變了傳統製餅技術，故「自創」了蛋黃酥云云。此文因為還附有臺灣各大餅店的品嚐點評，一經發佈立刻獲得了大批網友的叫好，紛紛讚其「專業！」、「月餅王」、「你月餅系？」、「別說了，朕封你為卡路里王！」，但一片恭維中，卻也有細微的臺中老居民以及神岡老牌餅店愛好者的反駁聲音出現：「我是豐原人，我不覺得你講的那些叫做月餅」、「錯誤連篇，臺式月餅是綠豆椪不是蛋黃酥」、「跟臺中人說蛋黃酥是月餅，應該沒人理你」等等……在中秋節後上演了一場熱鬧非凡的月餅歷史大亂鬥。

中秋擲骰爭奪大麵餅

閱讀這篇網路文章，加上臺灣每到中秋都要上演一次的彰化蛋黃酥排隊盛況的新聞，不由得讓人開始好奇那麼臺灣的月餅到底是什麼、真的有所謂臺式月餅嗎？或是——更大範圍的來說——臺灣人到底是怎麼過中秋節的呢？

康熙24年（1685）蔣毓英版的《臺灣府志》記載：

中秋，祀當境土神，俗尚與二月同，蓋春祈秋報之意。是夜，士子遮為燕飲賞月，製大麵餅一塊，中以紅朱塗一元字，用骰子擲以奪之，有秋闈奪元之想。

也就是說，至少從17世紀末開始，臺灣的中秋節就已經有兩種活動，一是祭祀后土，

一是（知識份子小圈子）擲骰遊戲，其中擲骰遊戲還配有專用點心——也就是「大麵餅」。

這個「大麵餅」究竟有多大呢？因為《臺灣府志》中沒有記錄尺寸，所以不知道康熙朝時候的月餅細節，但是在兩個世紀之後，光緒20年（1894）由屠繼善主纂的《恆春縣志》說：

月餅：大小如碟，十枚為一疊，俱圓如月；中秋祀月、賞月及投贈用之。豐於饕，味尚不遜。

可以知道在清領的最後一年，臺灣的月餅的尺寸跟盤子一樣大，外型跟滿月一樣圓，可以堆疊，可作為中秋祭拜的祭品，或是賞月時搭配著吃的點心，或是用來餽贈朋友，味道甜蜜蜜的還不差。

而且這個「大麵餅」似乎並不只出現在中秋節，也可以作為一般日常應酬贈答的禮物，比《恆春縣志》兩年前成書的《澎湖廳志》（光緒18年，1892年）就說：「親朋有送銀牌手鐲如內地者，有送月餅桃麵者」，所以在1892年當時，慶賀嬰孩新生時，親友也會贈送月餅這樣的大麵餅來表示心意。

或許月餅之所以得名，除了因為中秋節賞月時食用之外，也因為其外型與圓月一樣。南社詩人秀才林珠浦（1868-1936）有詩〈臺灣節序故事雜詠八首〉，其中一首〈中秋之月餅〉

詩說：「欣將餅膩祝中秋，名士由來莫匹儔。巧製團圓形似月，紅綾裏處用相酬」，隱隱地透露了這樣的訊息。

三十公分大團圓餅

在東亞飲食文化圈中，跟碟子一樣大、可層層疊放而不倒的麵餅並不是臺灣獨有，光緒30年（1906）出版的《燕京歲時記》，即記載著北京中秋時「至供月餅到處皆有，大者尺餘，上繪月宮、蟾、兔之形，有祭畢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謂之『團圓餅』」。因為一塊月餅直徑將近三十公分，所以至少一百年前，某些地區（包含臺灣）吃月餅是必須切成一塊一塊分著享用的。

擲骰奪元好兆頭

再回到蔣毓英《臺灣府志》，短短67個字中表明，除了（必須切分著吃的）大麵餅之外，臺灣士人還會在麵餅表面用硃砂寫「元」字，並擲骰遊戲以博得好兆頭。可惜《臺灣府志》同樣地沒有提供細節，「紅朱塗元」、「擲以奪之」單憑字面陳述皆讓後人感到雲裡霧裡的抽象。幸好，這種「中秋擲骰搏餅」的遊戲在臺灣似乎連續傳承三百年而未斷，以至於在政權更迭之後，致力於保存臺灣民俗慣習的文人，還能在殖民者創辦的民俗刊物中，紀錄了三世紀前臺灣士人的中秋遊戲的輪廓。

潘迺禎在那本現在奇貨可居的《民俗臺灣》雜誌中，記述了士林的讀書人除了「分別以吟詩、作詩、詩會、下棋、彈揚琴等來賞月度中秋」外，還會「玩著以中秋餅命名學位階級的骰子」，而這遊戲的規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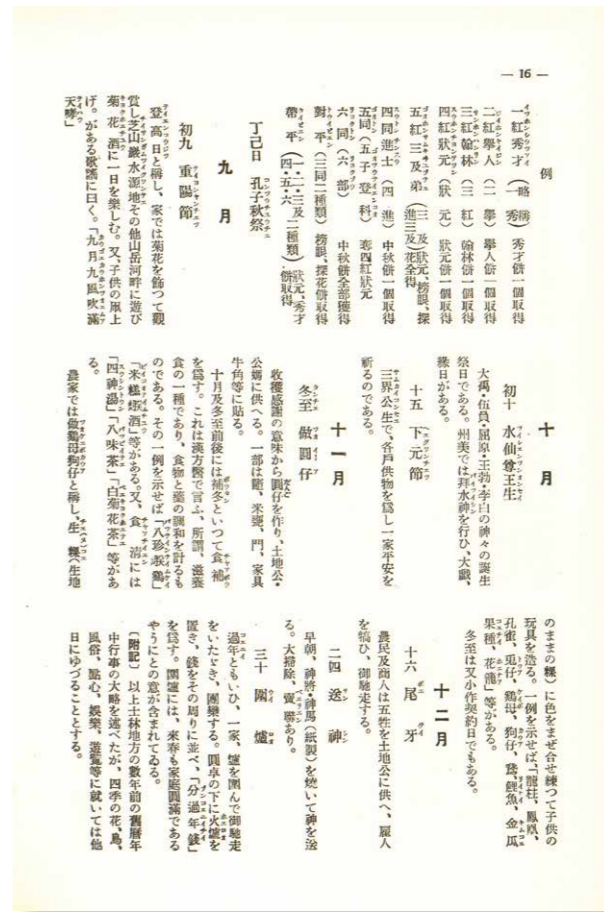
將骰子於碗內轉動，依其數目即可得其階級的中秋月餅，骰子有六個，以四點紅為最高點。

- 例
- 一紅秀才（簡稱一秀） 得秀才餅一個
 - 二紅舉人（二舉） 得舉人餅一個
 - 三紅翰林（三紅） 得翰林餅一個
 - 四紅狀元（狀元） 得狀元餅一個
 - 五紅三及第（三及進三及） 得狀元、榜眼、探花
 - 四同進士（四進） 得中秋餅一個
 - 五同（五子登科） 奪四紅狀元
 - 六同（六部） 中秋餅全部獲得
 - 對本（三同二種類） 得榜眼、探花餅
 - 帶本（一、二、三及四、五、六 二種類） 得狀元、秀才餅

假設 1685 年臺灣的骰子是六面體且點 1 及點 4 塗朱的話，那麼上述十條規則翻譯成白話就是：

1. 擲出一個 4 點 + 五個其他數字，得秀才餅一個；
2. 擲出兩個 4 點 + 四個其他數字，得舉人餅一個；
3. 擲出三個 4 點 + 三個其他數字，得翰林餅一個；
4. 擲出四個 4 點 + 兩個其他數字，得狀元餅一個；
5. 擲出五個 4 點 + 一個其他數字，得狀元、榜眼、探花；
6. 擲出四個同樣的數字 + 兩個其他數字（如 3333+2&5），得中秋餅一個；
7. 擲出五個同樣的數字 + 一個其他數字（如 33333+2），獎同四點紅；
8. 擲出六個同樣數字，中秋餅全部獲得；
9. 擲出三組兩種同樣數字（如 33+22+55），得榜眼、探花餅；
10. 擲出兩組三種同樣數字，且以點 3 為分界者（如 222+555、333+666 才算，444+666 不可），得狀元、秀才餅

雖然十種階級中，比四點紅及五點紅難度高的所在多有，但是最受臺灣士人青睞的似乎還是四點紅及五點紅，例如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習俗信仰》也說「凡是能擲出四、五紅點的人，就被認為是『取秋闈奪元之兆』」，連橫（1878-1936）《臺灣通史》也提到「誅書



潘迺禎〈士林歲時記〉所載中秋擲骰遊戲
《民俗臺灣》第一卷第六號 頁16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100021535 黃得時捐贈



元字，擲四紅奪之」，四紅、五紅何以是最高等級的奪獎目標呢？推測是因為：第一，四點是有塗朱最大點值，而臺灣對朱紅色一向抱持好感；第二，在朱紅的基礎上，同時擲出四個和五個朱紅圓點有著「多紅多圓」的寓意。

可能由於臺灣長期民生多艱苦，環境險惡，所以沒有什麼比「討吉祥」、「好兆頭」更能讓本地居民們感到安慰欣喜的了。直到現在，無論婚喪喜慶或店鋪取名，還是有許多臺

灣人樂諧音遊戲而不疲，從最基礎的「棗生桂子」到「啃得雞」等，不一而足；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最大點不是六個四點，因為閩南語的「六」與「落」同音，在考試之前拿到一個「落」是不祥的，所以拿到最大點「六」才不開心哩。相同的情形也出現在鄰近的亞洲國家韓國，李氏朝鮮的士子舉業前不吃章魚，也是因為章魚在韓國讀／寫作「落締」，與落第的「落」同字同音，為了避免觸霉頭、折損考運，

第 6 彈
月餅系是你？！

所以韓國人考試之前不吃章魚。

臺灣人習慣在諧音中寓祈祝福與希望，所以，對尚無功名的士人來說，若是月圓之夜、骰子碗內又出現滿滿的大紅圓點，那麼「狀圓／狀元」的諧音的確是一個絕佳的好兆頭，暗示了他們能在科舉試場獲得成功，將來得以順利進入國家治理體系。

有求必應好好神月華

其實在臺灣，「月圓」、「餅圓」、「點圓」等發音與「元」相同的事物，似乎都很容易成為士子文人們理想的吉兆。陳逢源（1893-1982）在《民俗臺灣》也有一篇記錄民俗的文章，這篇文章與「月華」有關：

月華究竟是如何來歷的神明現已不得而知，只知祂是在牆角穿紅色袍子，只要是人世間一切的心願祂都會答應的好好神。據說月華經常出現的夜晚是舊曆的一月十五日，或六月七日。

據說昔時有個幸運者如此向月許願，他的心願是「父作高官，子中狀元，一妻一妾賢且美」。

向太陰之神月亮訴說內心渴望的原因乍看之下似乎難解，但如果將「月華」與「中秋」的習俗並置觀察，很可能人們向月華求「狀元」之願的原因也是來自於月亮之外型，不管



《民俗臺灣》封面上的臺式結婚大餅
《民俗臺灣》第三卷第一號封面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NMTL20100021548 黃得時捐贈

如何，月亮總是「成圓」。陳逢源說：「『狀元遊街』，是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最大的心願。」小小的一個中秋擲骰搏餅遊戲，其間隱藏的是數百年來不盡其數的臺灣士人們「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渴望。

有趣的是，這廂臺灣文人為狀元及第操碎了心，但那廂殖民知識份子對這種吉兆遊戲似乎無所用心。與陳逢源差不多年代的灣生藝術家立石鐵臣（1905-1980），雖然從小就浸淫在臺灣風土中，但當他有一年到士林大族楊雲萍（1906-2000）家過中秋時，卻沒有記錄任何諸如「奪元」之類意圖出人頭地的情事，立石所關注的，只有「對家鄉的月亮有強烈執念的楊雲萍」、「因為返鄉激情所以混淆了朱樂與文旦的楊雲萍」，還有「拼命吃著中



秋盛宴的自己」。

依照立石的陳述，臺灣的中秋節留在他心裡印象是「如今我仍醉心於這些好吃的佳餚上，無法釋懷」，頗有前衛饕客的架式；對於月亮，他則直言「對我來說，月亮的造型無法以他物來比擬」，這句話在文章的脈絡中或許是對著向月亮投射了太多鄉情的楊雲萍而發的牢騷，抱怨其過度浪漫化了「士林之月」。但若放在本文中，同時可以作為臺灣民俗轉變的一個隱喻：當月圓只是它自身而不再與狀元諧



陳逢源〈月華の傳説〉《民俗臺灣》第二卷第六號 頁23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NMTL20100021541 黃得時捐贈

音時，印證著清領到日治的選拔制度變革同時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模式，就如同 2019 年的臺灣，雖然仍有特定區域依舊舉辦著擲骰活動，但這個活動確實已成為「特有文化活動」，而非家戶皆曉的「民俗」了。現在過中秋，家家戶戶皆是忙著置辦烤肉材料、大啖葷腥；少有人是拿著骰子吆喝著四點紅、分著尺餘狀元大麵餅吃，那種士子文人將功名成就的願望乞靈於圓月的素樸行為，也已經封存在曾經照過科舉年代的今月裡。☒